

渾沌的嗅覺

論嗅覺藝術的語言

張憲
江南大學

摘要

嗅覺是歷經漫長歲月演進而成的古老感覺，複雜的感覺通路，不僅包含生物化學反應，也和記憶以及情緒有著密切聯繫，與文化背景和個體經驗相關。過去幾十年，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逐漸對嗅覺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嗅覺藝術也異軍突起，引發人們對氣味這種不可見媒介本質的討論。文章另闢蹊徑，從解讀莊書中「渾沌鑿竅而死」的寓言入手，試圖觸探古老嗅覺演化的哲學根源；除了莊書的啟發，文章參照嗅覺科學領域的研究進展，總結出嗅覺的三個美學特質：滲合、流變和感通，並將之應用於嗅覺藝術表現的類型分析，分別為：敘事性、思辨性和意象性，敘事性指對氣味訊息的生理心理反應，思辨性是對氣味所承載的社會、文化、政治、生態等深層意義的探究，意象性則返歸至身體，指向嗅覺感通觸發的詩學境界。

關鍵詞：氣味、嗅覺、渾沌、《莊子》、嗅覺藝術

May 8, 2023 收到稿件 / November 29, 2023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 57 (July 2024): 101-132

§ 張憲，中國江蘇無錫輕工大學工業造型藝術專業文學碩士，現為江南大學產品設計系副教授。Email: xian.zhang@jiangnan.edu.cn

前 言

二〇一七年秋，受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鐘芳博士的邀請，我和食物設計師申晨一起參加北京國際設計周在「燕京里新大院」分會場的展覽，展覽主題為「食物的未來」(foodura)。展覽設在燕京里一棟舊樓的地下室，早年這裏曾是「職工之家」，類似職工活動室功能，牆面是方形白瓷磚貼面，多處地方剝落破損，社區正計畫展後重新改造利用。

「完美的展覽空間」，我對鐘芳說。白色長條形地下室，大抵是出於當時的功能需要被均分成數個方形盒子，空間單元彼此獨立，以走廊貫通串連，每個設計小組各自認領一個單元完成展覽。當然，決定加入展覽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個關於食物未來主題的設計展，勾起我想要嘗試「感官藝術」的企圖心。我研究咖啡已有數年，彼時亦已涉足咖啡豆烘焙，感官訓練是必修課，特別是嗅覺，可以說咖啡開啟了我對身體感的省思，地下室不受干擾的環境有助於氣味積聚，這樣開始了一場嗅覺藝術實驗。

人體所有感覺中，嗅覺是神祕的領域，反映在嗅覺科學研究的滯後，直到二〇〇四年才有了突破性進展。^[1]巴克(Linda B. Buck)在諾獎講稿中對嗅覺(the sense of smell)的幾句概述明確了嗅覺對生命存在、繁衍和延續的重要——嗅覺是由嗅覺系統(the olfactory system)介導，該系統具有精細的敏感度和辨別力；除了感知氣味，嗅覺系統能夠檢測信息素，即動物釋放的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刺激荷爾蒙變化或本能行為，例如交配或攻擊；嗅覺系統還可以偵測捕食者的氣味，這會引發先天的恐懼反應(Buck 267)。

嗅覺藝術家卻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從早期的嗅覺藝術實驗，涉及裝置、舞蹈、劇場、影像等形式，到今天越來越多雜糅了多媒介與高科技的當代藝術作品，氣味的獨特品質——它的短暫性、誘發性、親密性、可變性、強度等等——對藝術家，尤其是那些尋求重新定義美感體驗的藝術家來說，非常有吸引力，藝術家們並沒有等待理論論證就將氣味融入他們的實踐(Drobnick and Fisher 350)。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提醒我們，藝術家才是最初的冒險者，是思想的先驅，哲學總是遲到者(Jullien 2)。嗅覺藝術在後文有專門的章節論述，這裏只對當代嗅覺藝術展的繁榮稍作羅列：除了二〇一二年有相當影響力的紐約藝術設計博物館的香水藝術展 *The Art of Scent, 1889-2012*，二

○一五年巴塞爾丁格利博物館「藝術之味」*Belle Haleine: The Scent of Art*；在此之前或之後，不斷有香水或氣味主題的展覽進入公眾視野——加拿大多倫多 FADO 表演藝術中心 *reminiSCENT* (2003)，美國費城 Esther M. Klein 藝廊 *Odor Limits* (2008)，西班牙馬德里貝拉斯阿特斯藝術中心(Círculo de Bellas Artes) *The Art of Scent, 1889-2014* (2014)，德國布爾格里登 Museum Villa Rot 當代美術館 *Es liegt was in der Luft!* (2015)，德國達豪 KVD 美術館 *Dig in! Scent and Art* (2016)；同一年，柏林 Auguststraße 畫廊區的聖約翰福音教堂舉辦了為期九周的「嗅覺戲劇藝術節」*Osmodrama: Storytelling with Scents*；以及，洛桑當代設計與應用藝術博物館(mudac)策劃的 *Nez à Nez: Contemporary Perfumers* (2019)，該展覽後巡迴至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設計中心 psD，中文名為「界自：當代香水設計師展」；是紐約二〇二一年建成的藝廊 Olfactory Art Keller，創辦者凱勒(Andreas Keller)為從事氣味工作的創意人士提供創造和展示超越商業可行性的香水的機會；氣味藝術家圖拉斯(Sissel Tolaas)的個人回顧巡展 *RE _____*，也於當年秋在挪威首次開幕……。

奧地利嗅覺藝術家格奧爾格斯多夫(Wolfgang Georgsdorf)曾這樣描述自己對嗅覺著迷的理由——

最原始的嗅覺有其它感覺無可比擬的優勢，它能夠跳過理性思考直通我們的情緒和記憶最深處，一個很大程度上未被探索的藝術領域，一種基於時間的藝術；它是最早進化的感官，是位於腦幹邊緣系統最深的身體感覺；它與其它藝術和科學有著令人眼花繚亂的關聯；它是從藝術傳達中發掘出來的寶藏，一個強大的詩意的殿堂……氣味幫助我們重新與自己的內在建立聯繫，它還將改變藝術和媒體世界。(Georgsdorf 2016: para. 8-9)

這充分體現出嗅覺的吸引力。不過，氣味和嗅覺的微觀世界仍充滿諸多不可知因素，嗅覺感知機制相當複雜，以氣味為媒介的創作，常常因為氣味的不可見和不確定而難以把握。德羅布尼克(Jim Drobnick)從認識論、本體論和倫理學三個角度提出了嗅覺藝術的三大困境：氣味是強烈的、引人注目和有影響力的，但也未被充分認識，嗅覺的體驗與其理解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匹配，氣味引發的情況無法根據視覺、聲音或文本模型進行解釋，並且無法通

過傳統的認識論方法加以遏制；其次，氣味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氣味千變萬化，對人的影響千差萬別，並且在生理和心理層面都具有變革性；第三，鑒於空氣對呼吸和生命至關重要，氣味不可避免帶有倫理問題和文化政治因素，氣味創造了困境，質疑並迫使人們重新考慮公認的知識和美學(Drobnick 2016: para. 9)。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以為，嗅覺藝術發展最困難的是明確的意義指向，然而我們缺少對氣味符碼的深入解讀，當氣味脫離源頭，我們也常常辨識不出哪怕是最熟悉的味道；豪斯(David Howes)認同克拉森的看法，也指出隨之而來的情感化(sentimentalization)問題——我們所熟悉的「普魯斯特效應」(Proust Effect)，瑪德琳蛋糕瞬間觸發了作者的回憶，看似是對嗅覺的肯定，卻成為康德在認知與美學方面貶低嗅覺的佐證——嗅覺無助於思考，不過對情感和記憶多少還有些幫助，如此，嗅覺漸漸成了「情感感覺」(affective sense)，一種伴隨著強烈衝動的感覺現象，導致其與智慧和美的距離進一步拉大（與之對照，視、聽覺是美感呈現的典範）(Henshaw et al. 6-7)。以上討論，聚焦在氣味和嗅覺的特殊性上，理解和認識氣味及嗅覺成了嗅覺藝術的關鍵議題。

氣味當然切實存在，然其性狀隱形不定；相較於其它感官，嗅覺被認為最具動物性和最原始，氣味往往刺激欲望、情感和生理反應(Keller 117)……種種原因導致嗅覺在西方未被納入美學討論體系(Barwich 2017: 157)。譬若希臘人對美的定義只納入可見的形式，音樂亦不過構成和諧且有形可見的阿波羅式之美的黑暗面，遂歸戴奧尼索斯領域，為理性之反，是「晴和的雅典天空的夜暗面」(Shinohara 34-35; Eco 56)。康德將氣味從美學中排除，認為氣味太過接近身體及慾望，以至於無法進行公正判斷；藝術心理學家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表達出看低嗅、味覺，重視視、聽覺的態度，後者所擔負的美學、感知，或「智慧」使命，是西方一貫的傳統(Henshaw et al. 5)。與西方不同的是，在印度古典哲學中，列出了八種感官：(1) prana（呼吸器官，即鼻子，意指「生命的呼吸」）；(2) 發音器官；(3) 舌頭（味覺）；(4) 眼睛（顏色）；(5) 耳（聲音）；(6) 法力（思想、頭腦、內臟）；(7) 手（工作）；(8) 皮膚（觸覺）(Elberfeld 483)。值得注意的是，嗅覺器官被列在第一位，這與印度各種冥想傳統（例如瑜伽）對呼吸的重視相一致。在印度，呼吸是一種感官反省(the sense of reflection)，就像在西方是視覺承擔了這樣的角色(Howes

17)。因而對於嗅覺，重要的是如何從非西方的角度思考這個議題。豪斯也認為，若要對嗅覺的美學和認知潛能恰當理解，必須跳出西方傳統，去瞭解那些沒有受過康德影響的地方，也便沒有大批同樣理念的追隨者，包括那些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們(Henshaw et al. 7)。

本文嘗試對嗅覺議題做出非常規解讀，一定程度上回應德羅布尼克和豪斯拋出的難題。文章起手於《莊子·應帝王》篇末著名的渾沌寓言，從對寓言的細讀開始，逐層剖析，拼貼出渾沌的意象，將其關聯至哲學意義上的嗅覺源頭。嗅覺之事，千頭萬緒，若不能探尋源頭根本，便無法形成對嗅覺本質的思考，想要把握和評價嗅覺藝術勢必乏力。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再行推演其參與進藝術的語言和意義，這是文章大體的思路框架。研究過程本身也是一次冒險的跨界嘗試，將古老的寓言、科學與藝術融會貫通。

從神話入手或受傳統典籍啓發的跨界研究有過不少先例。理論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受到日本、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邏輯推理與直覺思維的關係是他經常思考的問題。他曾將莊子推崇為天才科學家(莊舟 para. 11)，認為中國式的思維強調直覺的成分，以簡單高級的方式處理人類最深刻的問題。從《莊子》中湯川秀樹領悟到渾沌的無序狀態可被視為基本粒子包裹起來的時間和空間，這樣解釋似有牽強附會之嫌，他於是說，之所以「胡亂引用古人的說法來附會現代物理學」，理由是——「……《莊子》卻有各種有趣的寓言，辛辣的諷刺和輝煌的想像互為表裏。表面之下蘊藏著一種深刻而自洽的哲學」(Yukawa 51)。關於渾沌的寓言——「十分明顯，這個寓言處理的既不是構成自然界基礎的那些無限小的粒子，也不是這些粒子運動於其中的相應小的時間和空間。不過，實際上我還是覺得在這個寓言中我們能夠隱隱約約地看到我們通過物理學研究而最後獲致的那個微觀世界；我們不能認為這種相似是一種偶合而不予考慮」(Yukawa 51)。更進一步，湯川秀樹認為，老莊的思想，「就其本身的價值來看作為一種自然哲學至今仍然是值得重視的」(Yukawa 51)。相似的觀點，譬若李約瑟(Joseph Needham)與井筒俊彥(Izutsu Toshihiko)，都認同早期道家的「渾沌」是一種「基本技術術語」或「關鍵哲學概念」(Girardot 23)。

另一方面，寓言這一文本形式將抽象事物具體化，發揮著類似物理學模型的作用(Cartwright and Le Poidevin 57)。德國劇作家及文藝理論家萊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看法是，為使一般性的、象徵性的結論盡可能明晰，我們必須將其化為特殊，以寓言的方式，以便直觀瞭解它(Cartwright and Le Poidevin 59)。固然西方寓言(fable)是一種獨立的文體，與先秦莊周式寓言的概念不盡對應，不過，以特殊事件表達一般性結論，二者卻有共通之處。《老子》「恍兮惚兮」的素樸之道，化成〈應帝王〉渾沌鑿七竅的殘酷劇場，這種以敘事見道的語言風格，讓求道者的經驗得以傳承(賴錫三 2010: 107)，體現出寓言的價值。

壹、渾沌的寓言

渾沌開竅故事是《莊子·應帝王》篇末的一則著名寓言：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鍾泰 180)

道家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為「渾沌哲學」，理解「渾沌」是把握老莊思想的重要門徑(葉舒憲 123)。吉拉道特(Norman J. Girardot)以為，渾沌似是早期道家宇宙起源結構的表徵，是道家思想的基本意義結構(Girardot 22)。余英時先生也認為，莊子所謂「渾沌」，實乃太初渾然一體的「道」之象徵(余英時 83)。鍾泰先生從認識論角度詮釋儻、忽、渾沌三個角色的寓意：

「儻」與「忽」，皆喻知，《楚辭·少司命》云「儻而來者忽而逝」。儻言知之來，忽言知之逝。一來一逝，迅如飄風，故名之以「儻」、「忽」也。來者其出也，象陽明，故曰「南海之帝」。逝者其入也，象陰晦，故曰「北海之帝」。「渾沌」，喻不知之體，居中以運其知者，故曰「中央之帝」。(鍾泰 180)

儻與忽一來一去，迅疾說明體態靈活輕盈，生氣沛然，中央之帝為創世之前元氣未分的能量體，給予儻、忽滋養，渾沌與儻、忽初期形成了積極的互動關係，故有「渾沌待之甚善」。「謀報渾沌之德」中「謀」字頗有戲劇性，有「背地裏悄悄計劃」之意，代表心靈失純的機心，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渾沌的「超感官」(不可視見、不可聽聞、不可搏得)，「超語言」(不可致詰、不

可名言)、「超分別」(混而為一、超越上下與明暗)、「非對象性」與「不確定性」(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窈冥)(賴錫三 2015:4)。「人皆有……此獨無有」,在儻與忽眼中,將渾沌視為常「人」,認為七竅當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條件。不同於西方哲學強調感官的認知意義,此處重視的是感官的生命意義,且至少提出了「感官之具」與「感官之能」兩個層次,前者指目、耳、口、鼻等根器,後者指感官之具所能發揮的視、聽、食、息等功能(鄭鈞璋 39-40),渾沌亦不能例外。

梅勒(Hans-Georg Moeller)與德安博(Paul J. D'Ambrosio)給出了惡搞、幽默的解讀,認為渾沌之死建構出一個滑稽的語境,產生了一種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稱為「疏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的特殊表現形式,一種「馬戲團小丑般的講述方式」。儘管是一場謀殺,渾沌無法抵擋外界侵害,任由魯莽的二帝拖入自己的計劃,被這看似仁慈、實則致命的行為鑿出了一張臉。作為一個失敗的道家聖人,渾沌犯了致命的錯誤——掉進了真誠的陷阱,並允許社會強加給他一個身份,一旦他戴上了這張臉,渾沌就徹底毀滅了。總而言之,渾沌實則死於一種長期的、社會化的過程(Moeller and D'Ambrosio 120-133)。

對於莊書,吳光明(K. M. Wu)先生提出「身體思維」概念,吳先生解說莊書中神話想像的體驗性質,倡導讀者的自我參與——「莊書的文體是寓言性喚起性的」。他將《莊子》視為未完成之書,告訴人們,若離開身體感受的具體性,莊子的論證和故事都將失去意義,我們的身體充當了真理經驗的所在地、方法、條件和觀點,身體構成了真理(葉舒憲 32)。

若將身體代入,寓言如同一齣渾沌孕育生命過程的戲劇——「在濛昧裏逍遙遊,將要產出存在」(吳光明 149)。出自一南一北低維扁平空間的儻與忽,當然無法理解高維生命體的渾沌,生出「此獨無有」的困惑。渾沌象徵萬物分殊生化源頭,渾然未分的本體存有狀態(賴錫三 2015:7)。母體的子宮約處於身體中央之位,如「維特魯威人」的插圖^[2](Gotti 93),「日鑿一竅」暗示胚胎發育過程,各感官知覺在胚胎期分階段逐步發展完成。吉拉道特認同「七」有胚胎發育渾沌重生的意味(Girardot 34)。尼采亦喜將原子分解、原生質分裂和生物繁殖等現象一起對照(Deleuze 163)。「渾沌死」不是生命終

結，而是——被改造過的感官差別化的新生的「渾沌」不復是原初態無面目的「渾沌」，此渾沌非彼渾沌也。

葛蘭言(Marcel Granet) 強調渾沌開七竅生成「面孔」之重要，如此才有了完全的「人」或「文明」，就像諸多原始文明的啓蒙，乃是通過死亡達成，死亡是新創造或重生的必要前奏，因之誕生出完整的人類文化和社會；葬禮儀式則相反，堵上孔竅的屍體關閉儀式，意味著復歸至普遍生命和生育的原始來源。故而吉拉道特認為世俗的人類世界，亦即「面孔」和文明的世界，是二次創造的結果，已部分失去了渾沌最初的神聖條件(Girardot 27-31)。很顯然，渾沌之死和重生是殘酷的被動改造過程，被迫接受普遍的文明生活價值觀及對人性的全面規範，這是莊子的預見。

貳、嗅覺的渾沌之源

文章將「渾沌鑿竅而死」的寓言帶入感官研究，另一個可以拿來比對參考的是古典哲學著名的「洞穴寓言」。如上所解，莊書中渾沌因裂解出七竅而死，文明世界就此開啓；柏拉圖則認為，流變性的感官世界難以確定是否真實，理念世界才是不變的本體世界。如果說柏拉圖的感官世界是變動中的經驗世界，可感不可知，莊子的感官世界則指感覺分殊的世俗世界，是反自然的，其感官意象，常用來作為《莊子》論述「道」的隱喻(鄭鈞璋 37)。混沌的寓言由此傳遞出一個吊詭的悖論——感覺分殊的命運既然避無可避，心卻可以是自由的，或者說，可以復歸至元初共融滲透的混沌態，這就是混沌美學的基本邏輯。如吳光明所說，我們一直用理知、感官及工具的手電筒去刺探，去奪暗，……我們在光亮的明晰裏，失去我們本己，雖如此，莊書卻一直遊心於變幻不定的現世裏，徘徊於超己的天放境地中(吳光明 133)。

七竅中，嗅覺是最接近裂解前渾沌的感覺形態。嗅覺是最古老的演化感覺。嗅覺起源於水，為最早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將食物送到嘴裏、尋找配偶和躲避掠食者的手段(Hoover 71)。這與寓言的發生環境契合，嗅覺與呼吸是渾沌生存和維持生機的基本條件，可以說在生命伊始，嗅覺就刻印下渾沌的烙印。嗅覺領域的科學家們有所謂系譜考古研究，他們透過觀察其它類別的動物——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兩棲動物、魚類——來追溯嗅覺的演化歷程，重建嗅覺演進的粗略輪廓。脊椎動物的嗅覺始於水生環境，水是氣味劑的媒

介。作為進化上較古老的一類動物魚類保留了最多數量的祖先嗅覺受體基因譜系，是檢測水溶性氣味的專家(Hoover 64-65)。以文昌魚為例，它一直是用來探討脊椎動物演化起源的一類重要模式生物，一種類似魚類的海洋脊索動物，是與人類擁有相同嗅覺受體的最遙遠的祖先。文昌魚沒有鼻子，它們將整個身體變成鼻子因其側腹佈滿了四十個嗅覺受體基因，用於檢測周圍水生環境中的氣味。嗅覺的劇烈演變沒有停止過。即使人類的嗅覺受體基因也各有不同，有些人有額外的嗅覺受體基因拷貝，許多人的基因發生過突變。當科學家們沿著生命之樹追蹤嗅覺受體基因時，他們可以看到兩種力量在進化過程中發揮作用：「一種是進化版的出生，另一種是死亡」(Zimmer para. 10)。

嗅覺與視、聽覺等物理性感覺不同，屬於化學性感覺，意味著嗅覺所感知的是更高維度的運動中的化學物質，這一感知對生存起著關鍵作用。本質上，嗅覺神經元是哺乳動物大腦最重要的投射，嗅覺系統是大腦將其神經元像探針一樣發送到環境中的唯一生物結構(Hoover 66)，體現出嗅覺的原始樣貌特徵。嗅覺作為最古老的感覺通道，還表現在從細菌到昆蟲到哺乳動物都有比較完備的嗅覺系統，氣味可說是微生物、動植物、人類可以共通的媒介，是物種平等的生態倫理觀的反映。

以下將分別從三個方面對氣味和嗅覺的混沌意象做深層次的詮釋。與涉及其它感官模態的素材不同，氣味是嗅覺藝術家們不可視見的創作媒介，其特殊性，表現在有必要對其虛空的存在有充分的想像，寓言為這一想像提供了支點。我們不能不依賴邏輯化的想像，因為這樣有助於梳理藝術創作思路，並且對嗅覺藝術的更多議題展開討論。文章視渾沌寓言為嗅覺的哲學源頭，結合神經科學的研究進展，將氣味和嗅覺的混沌美學歸納如下：

「滲合」立足於身體和生命系統，從嗅覺機理探究氣味感知的越界；「流變」聚焦於嗅覺環境的時間與空間，論述嗅覺的現象學意義；「感通」則指向嗅覺的整全體驗，即混沌感官互通的源頭。

一、滲合

作為創生之前的未分化狀態，渾沌乃是原始的整體之象徵，有生命之律動，一個活的體系，轉化的境界，逍遙地徙遊，這是大自然的理則，生物學的原理(吳光明 165)。嗅覺感知發生在洶湧的氣味海洋中，收縮舒張，吸入

呼出，分子持續流動逃逸，新的氣味不斷疊加混合進入背景氣味(Young 208)，身體淹沒於其中。

嗅覺的神經基礎決定了氣味是入侵性的。嗅覺的生理本質極其複雜，感知過程大致經過三個階段：受體、嗅球和嗅皮層。當氣味沿著鼻腔向上傳播時，被鼻腔中特定受體細胞「識別」，這種相互作用將環境中的化學信號轉化為大腦中的電信號，電信號隨即被發送到大腦下額葉的嗅球。

接下來的故事，認知科學家巴維奇(Ann-Sophie Barwich)有過一番頗為生動的描述：想像一下嗅球是一支管弦樂隊，電信號在樂隊裏被分成不同小組（打擊樂或是弦樂），信號經處理後分佈在嗅覺皮層，即所謂的梨狀皮層，初級嗅覺皮層像一個導體，將信號從嗅球引導到其他大腦區域，包括杏仁核、內嗅皮層（負責定位和情景記憶）、島葉皮質（身體意識和初級味覺皮層）、眶額皮質（與味覺、觸覺和享樂反應相結合）、海馬體（記憶）及其它。這就是嗅覺交響樂的大致演奏方式 (Barwich and Smith 9)。因而氣味不僅由分子-受體相互作用決定，還顯著依賴於更高層次的大腦過程(Barwich 2018: 341)。大腦對氣味的感知比檢測識別階段複雜得多，涉及到記憶和情感（例如，檢測到汽油味，大腦檢索出量車的記憶，負面情緒被喚醒）。過程的第二部分，即氣味感知發生在大腦，這很不尋常，因為其他感官是由丘腦處理的。這種安排最有趣的是，哺乳動物在思考某種氣味之前就會對其做出反應(Hoover 64)。總體上，嗅覺行為由三個主要階段組成：首先是（嗅覺）事件的呈現，其次是對該事件的感知，最後是對事件的詮釋(Raux 3)。

氣味遊走於身體內外，客觀現實經由吸入氣味的感知「翻譯」成為主觀現實(Raux 266)。感知和認知相互依賴、共同演進的結果是，嗅覺信息的情感處理更為優先(Keller 117)。嗅覺的發生，初始如礫石投水，誘發心湖振顫，普羅斯特效應的波紋久駐不散。從現象學的角度看，日常生活體現出不同的現實域界，氣味使得我們能夠穿越現實的多個域界(Almagor 262-263)。因而嗅覺藝術家 Boris Raux 用「模糊的輪廓」和「滲透」來描述氣味，他寫道，「氣味的藝術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藝術：介於現在和過去之間，介於內部意義和外部現實之間，在自我與他人之間」(徐旋 17)。彌散是氣味的天性，管弦樂般的嗅覺系統也是如此，顯示出氣味強大的主動性，其中的關聯與滲

合，頗可回應到莊書裏天地間相籟相響的意象，宇宙因呼噓而互籟，呼噓就是生命的風息（吳光明 197）。

二、流變

如果說「滲合」體現了氣味的主動性和力量，「流變」則反映出氣味被動的脆弱，這種脆弱與時間和空間須臾不分離，空間是氣味能量的容器，氣味乃是最迫切需要時空限定的存在。

氣味其實是由不同類型化學成分組成的氣味羽流(Young 207)，流動變化是氣味的基本面貌。氣味環境(olfactory environment)的空間結構與尺度相關聯。大尺度環境中，氣味分子分佈受湍流(turbulent airflow)擾動；小尺度的微觀環境，則主要是擴散作用的影響；就人類尺度而言，相對穩定的氣味分子分佈也甚少見，即使有可靠的氣味源，何況大部分氣味源通常都不具備一致性和持久性(Keller 65)。花朵在一天或一年之中會釋放不同的揮發物，涉及物種自身及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有機物在經歷不同發育期時，氣味都會隨時間發生變化，即使香水這樣的人工合成物也是如此(Barwich and Smith 6)；每個人的身體也都有揮之不去的獨特氣味，叫做「氣味印記」、「嗅覺護照」或「氣味面孔」，海倫·凱勒稱為「人之氣」(person-scent)，並指出身體、個性和氣味之間不可或缺的聯繫(Drobnick 2002: 85)。

人類感知氣味的過程也是非結構的，這一特性相當不尋常。在視覺、觸覺和味覺中，感覺神經元空間分佈的活化模式被映射到感知上，因此感知的空間結構類似於感知刺激的空間結構，而嗅覺則沒有空間結構。這表明嗅覺感知本身才是重要的，嗅覺有大量可辨識的氣味，視覺可分辨的顏色則很有限，然而多種可能的色彩空間組合使得視覺成為異常強大的模態(Keller 70)。

除了內部機制，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人類來說，文化背景也許增加了第三層氣味處理，即對氣味或感覺的抽象思考。感覺是生活文化經驗的一部分，一個由文化介導和協商的複雜的個人經驗網絡(Hoover 64)。嗅覺非常靈活，能夠適應有機體的環境、生理結構和需要，當人們改變飲食或棲息地時，嗅覺感知會隨之變化(Barwich and Smith 12)。嗅覺改變需通過對個體的生物學、文化背景和個人經驗來解釋，並不是純粹由內部機制所決定，甚至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我們對氣味的感受依賴於背景知識(Keller 85)。

總而言之，氣味分子游離於空間環境，結構是臨時性的，它在現象學意義上是暫時的，我們只在「當下」才感知到氣味(Barwich 2018: 342)；嗅覺感知也是暫時的，我們感知到的是變化而非狀態，我們快速適應氣味，環境又對新刺激的到來保持著高敏感度(Keller 74)。流變裹挾了時間和空間，氣味對時空卻有著非同一般的構築力，這無疑是嗅覺藝術的工作內容。關於「氣味」的一切似乎都不是一個定義明確且自成一體的領域，它涉及人類的各種努力和學術探究工作，核心關注點有時也不在氣味和嗅覺本身上(Rindisbacher 84)。

三、感通

莊子對於渾沌的想像，吳光明的解讀是「一個合混的境界」(吳光明 107)。渾沌「不可視見、不可聽聞、不可搏得」，同時也意味著「不必視見、不必聽聞、不必搏得」。從感官演變的角度，可以說莊書寓言講述了渾沌從渾樸整全的五感知覺到視、聽、食、息等外在的局部的分析器官的裂變故事。想像渾沌具備某種無面目的感知與互動方式，否則無法與儻、忽交通，表達出「善」意，一種柔軟、傾聽、接納、包容的慈愛力量(賴錫三 2015: 18)。渾沌之死的結果是渾沌由整全分化出多感官，新的生命世界開啓。

由感官裂變的結局反推，可以說渾沌寓言暗示出「感官互通」的事實，多感官濫觴於渾沌，渾沌是超感官的，是多感官共同的母體，因為這個原因，渾沌即使裂解，感官彼此間也註定無法完全割裂。古希臘哲學家觀察到，人類有不同的感覺器官，但同時也有一個不可分割的經驗，於是提出了感官體驗如何統一的問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假設存在一種被稱為「共通感覺」(a *sensus communis*)的東西，它在不同的外在感官中能夠感知某些共同特質(或感受)(van Campen 2)。中村雄二郎將這種「共通感覺」解釋為——穿透且共通於各種感覺，又將這些感覺予以統合的感覺，一種先於感覺對象而給出感覺對象的「全體性感悟力」(黃文宏 221)。

通常意義上，「共通感覺」更多指聯覺(synesthesia)，即大腦對不同感覺方式訊息的結合。美國科幻小說家傑弗里·福特在短篇小說《冰淇淋王國》中對聯覺(文中譯為「共感覺」)作出了如下解釋：

共感覺的形成區域是大腦裏的海馬區，一個自古以來就是對感覺進行記憶的部分。外部的各種刺激在大腦各個區域引起的反

應在這裏得到匯總。據說，每一個人的潛意識中，在一定程度上都曾有過這種不同的感覺交叉重合的體驗，但是在人清醒著的時候，大多數情況下，混合感覺都被過濾掉了，只剩下一種起主導作用的感覺。(Ford 137)

聯覺者中，引發顏色的聯覺形式大概最為常見，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感官配對都是可能的。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聯覺結合了四種感覺：顏色，聽覺，觸覺和氣味。對於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V. Shereshevsky)，噪音有顏色、觸覺、味覺和嗅覺，他曾說，「如果我吃飯時閱讀，我很難理解我在讀什麼，食物的味道淹沒了其他感官」。這是感官交疊帶給他的困擾(Fornazzari et al. 102)。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感官體驗是多稜鏡的，兩位作家都對描述氣味、聲音、觸覺等微妙感覺有著特殊天賦。納博科夫這樣總結普魯斯特的寫作：「要重現過去，除了回憶事件本身，還需得重拾彼時的感覺（尤其是味覺、嗅覺、觸覺、聲音）」(Eells para. 31)。

聯覺是罕見的情況，諾法爾和斯彭斯(Knöferle and Spence)在對聲音和味覺的跨模態研究中，表明類似的感官交叉似乎發生在更廣泛人群中，且認為這可能並不是聯覺，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雖然像這樣的發現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各種感官相互作用的理解，但它們似乎與真正的「聯覺者」的報告截然不同……因此，多感官知覺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仍有待回答：「真正的」聯覺和跨模態匹配(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在性質上是不同的現象嗎，又或者，它們或多或少是連續的跨模態連結頻譜的表現，可能植根於相同的神經認知機制……無論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需要注意的關鍵點是，聲音和味道/風味之間的跨模態匹配反映出一種具有潛在廣泛應用的強大經驗現象(Knöferle and Spence 12)。

圖拉斯(Sissel Tolaas)曾以簡潔的語言談及身體和感官的關係——「身體是硬體，軟件是感官」(Kirchhoff and Tolaas para. 5)。表達出感官與身體之間的配合關係，彼此卻又涇渭分明。而梅洛龐蒂的觀點是，人類的所有經驗都基於身體，這解釋了感官的統一性，身體不僅是物質的，更是每個人的主觀感覺器官。人們對身體的各種刺激產生反應，這些反應會在人們意識到它們

之前即混合成一連串的印象。無意識的身體體驗本質上是聯覺的，所有感官印象都在前意識層面上達成了溝通(van Campen 4)。

四、嗅覺藝術

所有模態似乎都有相應呈現的具體內容，唯嗅覺的現象學無從談起，這不可避免陷入到主觀主義的泥潭，貝蒂(Clare Batty)主張應對嗅覺經驗進行符合其現象學意義的表徵性描述(Batty 512)。艾瑪格(Uri Almagor)也建議對嗅覺開展現象學研究，認為氣味感覺某種程度上類似於「私人語言」，「在喚起私人語言的概念時，我指的不是文字，而是個體對氣味的感覺。與疼痛不同，這種感覺無法被定義、解釋或交流」(Almagor 261)。不過他也承認，氣味的主觀世界是生活世界中最有活力和意義的體驗之一。吊詭的是，這一感覺並沒有在面對面交流中以口頭表達的方式呈現，私人獨有的氣味體驗無法通過話語傳遞，因它缺乏「人所共知的特質」(Almagor 262)。艾瑪格所說的特質指向嗅覺的「無實體」(object-less)屬性，以及，嗅覺長於激發情感，語言處理(Linguistic processing)方面相對薄弱(Keller 128)。貝蒂認為，嗅覺體驗在現象學上是貧乏的(Batty 512)。

然這不可言說的部分恰恰是嗅覺藝術安身的寓所。藝術始於無根基的根基，並捍衛其開放性和不可測量性，藝術希望超越現象界(許煜 131)。正如疾病之於尼采是一種變革的力量，標志了他思想的特異性，他的疾病成了「準原因」(或類因)^[3](許煜 57)。嗅覺的「準原因」即是其無與倫比的渾沌特質，一種包容孕育著原初的、充滿無盡想像的感官力量，這助長了它的藝術表現力。另一方面，根據嗅覺的發生機理，嗅覺是一種環境探測，與吸入鼻腔的空氣直接作用，大腦未及反應，嗅覺作用已然發生。嗅覺更接近身體感和直覺(intuition)，而藝術常常從直覺出發，可以說，某種程度上，嗅覺提供了直抵藝術的最短通路。如何傳達嗅覺藝術，是礫石投水，抑或點燃情緒煙花的引綫，即氣味如何抵達觀眾，這是庫佩雷(Peter de Cuperre)所說的「嗅覺轉移」(olfactory transfers)問題(de Cuperre 70)。必須發明新的藝術語言，使得不被看見的符號及意義獲得彰顯，嗅覺藝術故而常常需要科學的加持，與科

學保持密切關係，後文的作品示例即反映出這一特點。嗅覺藝術表達方式的重要，甚至可能超出所要表達的內容本身。

在對嗅覺藝術多樣化的實踐嘗試做分類之前，需要首先明確的是，這裏的嗅覺藝術並不是香水藝術，嗅覺藝術把香水看作氣味材料之一，更多的材料還可能包括並不限於——污水、汗水、經血、腐爛的魚、香煙、衛生除臭劑，草、牙膏、糖果、鮮花和肥皂……。

按照庫佩雷的說法，嗅覺藝術的出發點可追溯至一九一三年，義大利藝術家，未來主義運動早期成員之一卡拉(Carlo Carrá)出版的「聲音、噪音、氣味的繪畫：未來主義宣言」，是最早提及氣味的藝術文獻記錄，預告著嗅覺藝術的萌芽，正如噪音之於音樂，香水和氣味成爲現象學意義上無分別的被正視的存在(de Cuperre 70)。當時氣味只偶爾用於藝術創作，法國未來主義藝術家聖·普恩特(Valentine de Saint-Point) 即是其中之一。視覺藝術領域，現代主義的主導地位在戰後時代減弱，到一九六〇年代幾乎已經耗盡。氣味特別出現在這一時期的許多反現代運動中——偶發藝術(Happenings)、新寫實主義(Nouveau réalisme)、激浪派(Fluxus)、貧窮藝術(Arte Povera)、大地藝術(Earthworks)等——但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隨著後現代主義的蓬勃發展，才出現了明顯的「嗅覺轉向」，後現代主義通過強調感知是一種完全具身的、聯覺的、心理-物理的操作，取代了現代的視覺體系(Drobnick 2016: para. 5)。

在這樣的各種藝術流派的潮起潮落中湧現出越來越多真正意義上的嗅覺藝術家，氣味也不是早期可有可無起點綴作用的配角，而是被視爲嚴肅材料進行創作。接續前文的論述，文章從滲合、流變、感通三個美學特徵出發，進一步將嗅覺藝術作品的表現劃分為三類——敘事性、思辨性和意象性。

(一) 敘事性

嗅覺藝術的參與者(我們很難再稱呼他們爲「觀眾」)，不得不積極調動起日常生活中處於被動接受狀態的感官。與其它藝術形式不同，嗅覺作品並無可被完整觀看的清晰邊界。嗅覺藝術有其閾界(Threshold)，氣味注定是被體驗的，浸入式的，一旦身處其中便無法拒絕。參與者對同一種氣味會有各自不同的聯想，這取決於人們對這一氣味的熟悉程度和記憶(Barwich 2018: 337)。另外，嗅覺記憶似乎比語義記憶更具有情節性。我們輕易即被帶入到

記憶的上下文，這是圖拉斯設法命名氣味的出發點，一種充滿爭議的方式。圖拉斯與馬克斯·普朗克心理語言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合作的一個長期項目是嘗試創建氣味詞彙表，這個叫做 *Nasalo* 的氣味辭典目前包括兩千多個單詞，其中許多是隱喻，或者是從不同國籍的人那裏收集的直接對氣味做出反應的聲音(Irvine para. 5)。既然嗅覺是一種基於經驗的感覺，個體經驗自然影響氣味反應，事實上這些隱喻或者聲音符號已然帶出了當地風土相關的敘事。

早期在藝術創作中引入氣味的聖·普恩特，發展出被稱作 *Métachorie* 的現代舞先鋒典範，這是一種跨媒介藝術表演形式，希臘文意思是「超越舞蹈」，聖·普恩特將肢體語言融合詩歌，在觀眾席中縈繞香水氣味，配合服裝及精心編排的燈光，並以複雜幾何圖案為背景，所有這些身體或者超越身體的元素建構出完整的感官藝術體驗，引導啟發觀眾獲得靈性的精神感悟。聖·普恩特的舞蹈理論受到義大利詩人和電影先驅喬托·卡努杜(Ricciotto Canudo)關於電影「綜合論」的觀點影響，其舞蹈實驗終其一生都在秉持「藝術完全融合」(a total fusion of the arts)理論，多重感官與肢體動作的綜合創造出獨樹一幟的抽象藝術表達形式(Berghaus 31, 33)。

聖·普恩特借助香水的方式，一定程度摒棄了「香水藝術」的概念內容，或許她認為，作為有機生命體的 *Métachorie*，需要氣味元素的加入，氣味與生命感相關，她的作品裏，氣味雖不是主角，但是某種氣味符號一旦被選擇，與氣味一起釋放出的是其所蘊含的敘事性意義和沈浸式劇場效應。

如果說聖·普恩特使用的還是現成物的香水，在嗅覺藝術家格奧爾格斯多夫(Wolfgang Georgsdorf)手中，已經做到可以人為控制複雜而精確的氣味和香味序列。格奧爾格斯多夫認為——「創作中讓氣味人為可控至關重要，像作曲家以音符譜曲，或者導演處理電影畫面。你除了呼吸什麼都不必做，就像去音樂會、電影院和劇院一樣的方式體驗……我們分離氣味，創造新氣味，將不同氣流做複雜地聚合和組合，其中對空氣的研究是技術成功的基礎和關鍵，要知道空氣總是混亂多變不易掌控」(Georgsdorf 2018: para. 6-7)。格奧爾格斯多夫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嗅覺藝術的探索，一九九六年完成機械控制的嗅覺器官 *Smeller 1.0*，之後開始電子控制的 *Smeller 2.0* 設計，格奧爾格斯多夫叫它「氣味投影儀」，即氣味與聲音、圖像、文本等傳統藝術形式結

合，使得「嗅覺敘事」成為可能。它所生成的氣味序列，或濃或淡，同時伴隨著聲音藝術家根據氣味變換創造出的不同聲調的和弦，營造出嗅覺劇場。光線昏暗的房間裏，只有 *Smeller 2.0* 被照亮，每一種氣味都只是暫時存在，青草和花香之後是肥料、土壤、動物和火的氣味——這些氣味在十二分鐘內持續發生著變化(Georgsdorf 2018: para. 2)。這個「嗅覺器官」是藝術與科學技術交叉融合的結果，涉及到流體力學、香水科學、設計、建築、電子技術、化學和物理學等(Georgsdorf 2016: para. 4)。

總體而言，敘事性的藝術作品情緒和記憶的體驗占據了主導位置，藝術家藉助愈來愈完善的技術，合成、模擬自然氣味，以氣味的滲合效應引領觀眾穿越現實域界，進入主觀的超現實，釋放出氣味入侵性的影響力。

(二) 思辨性

氣味不可視見又實有其存在，成為不依賴華麗視覺的深刻存在，真相可能就如此浮現。想象一間乾淨整潔的房屋有微弱的血腥味意味著什麼，在沒有高技術的年代，氣味往往是偵破案件的關鍵線索。由於嗅覺固有的主體性和私密性，嗅覺藝術往往能夠產出發人深省的見解。全賴氣味流變不定難以把握，促使藝術家跳脫觀看的局限，轉向對身體及外部環境持續變化的隱秘性事件的關切。當被遮蔽的深度顯現，嗅覺承擔了獨立的存疑者的角色，給其它感官帶來壓力，引發參與者從嗅覺的維度對現實省思，由之獲得新領悟。

藝術家烏爾西蒂(Clara Ursitti)的作品「氣味自畫像」*Self-Portraits in Scent* 是與化學家合作的結果，他們分離合成了藝術家本人身體特定部位產生的氣味——陰道、腋窩、頭皮和腳部。裝置採用一種強烈和無可回避的方式，藝術家的體味經由通風室緩緩擴散至畫廊，或者以吸味試紙提供給參與者，目的是「在房間裏創造一種有著生命和呼吸的存在感」。這讓人想起聚斯金德的小說《香水》中格雷諾耶的形象，他用被謀殺女孩的體味製作香水。不同的是，烏爾西蒂採取了一種批判、有趣和疏遠的關係(Morse para. 13)。體味從肉身剝離，私密轉為公共，「氣味自畫像」體驗性地演繹出陰道氣味，藝術家個人的體味在「不屬於它的地方」呈現。該系列中帶有副標題「素描」的作品，是化學家透過色譜分析技術解析分泌物，再以人工模擬的方式重新合成。不過該技術尚無法識別、合成構成人體氣味的所有化學物質，這些化

學物質可能有數百種之多。科學分析的介入讓人產生了不小的敬畏感，它的還原性也令人耳目一新，某種程度上揭開了身體現象的神祕面紗。烏爾西蒂的氣味自畫像重新評估了身體存在和再現的概念，身體邊界被閾值取代，形狀被濃度取代，物性被分散的、短暫的存在所取代(Drobnick 2002: 91, 94)。

多產的嗅覺藝術家庫佩雷長於雕塑、裝置、影像和嗅覺表演。作品 *Sweat* 即採用了表演形式，舞者們在舞動身體的同時，也是收集汗水的過程——他們全身赤裸著被透明塑膠包裹，口鼻接出一段可伸縮的白色柱體，將身體改造為長鼻動物，伴著沉重的呼吸他們緩慢蠕動、爬行、掙扎、跳躍，原始與本能意象呼之欲出，隨著汗水釋出，透明塑膠開始霧化……演出結束後藝術家將汗液塗抹在舞蹈團辦公室的牆上，並向遊客開放。這是一段令人不安的演出，作品捕捉到舞者運動中難以言喻的「本質」，即散發出不適氣味的汗液，日常中這不過是無人關切可以忽略的微小細節。

儘管嗅覺往往被主流文化視為一種「有限」的感知模式(Drobnick and Fisher 358)，出色的嗅覺藝術作品可能產生類似迷幻劑的效果(Katrib para. 22)，作品往往兼具了理性思辨與界限消弭、規則解除之非理性。思辨藝術旨在激發公眾的想像，思辨性的氣味藝術，除了仰賴細緻靈動的嗅覺感官，更在多學科研究的基礎上，以衝破窠臼的藝術形式為載體，發微探隱複雜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廣泛議題。

(三) 意象性

無論是情境化的敘事還是解釋性的思辨，嗅覺藝術內容的呈現最終都不得不面對美學問題。本章節特別關注到嗅覺文本。嗅覺藝術中，文本也是傳達媒介之一，涵蓋氣味描述、日常用語、文學和詩歌。從文本切入，一方面能夠暫時避開媒介本身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嗅覺文本在討論意象性話題時有相當的優勢。前文提及嗅覺長於激發情感，語言處理方面相對薄弱，惟其如此，氣味文本作者，往往通過多模態的意象描述試圖形塑氣味、烘托場景。

對氣味感知的書寫，我們做過工作坊實驗，在秋季雨後的某個清晨撿掉落泥土裏的十幾枚無患子果實，請參與者忽略視覺，盡可能透過氣味描述物件。他們努力記錄當下感受，不少人都提到果實的酸甜味以及發酵和沾染的泥土味，又摻雜了個人化的生活經驗：

「小學小賣部裏沒賣出去的東西餿了，扔在剛下完雨的草地裏。」

「沒剝開時有燈籠果的腐酸氣味，剝開以後有類似濕話梅的酸甜味道，聞久還有鹹魚的魚腥味。」

「乍一開始聞是山楂的酸味，聞久了更像是水果久放變酸的氣味，很熟悉，卻也是糟糕的回憶，是上次媽媽寄給我的冬棗被磕壞變爛散發出的味道，繼續湊近聞，並沒有冬棗壞掉的膩膩味道，反而有一點意外的清香。」

「酸酸的，像野生的剛採摘下來的山楂，打開後，酸味更加濃烈，像是吃了澱粉和桔子後的嘔吐物，有胃酸的酸臭味卻又夾帶著一點水果清香。」

當習慣性的視覺主導被擱置，嗅覺提供了獨特的認識論，觸發了不同的懷舊情緒，而對情緒的表達顯然是多感官交織的意象。不過想更精確描述氣味，即使對於葡萄酒品評師這樣的專業人士也不容易。品評包含複雜的過程——分析鼻前和鼻後嗅覺，憑記憶比較兩種嗅覺的差異，再將不同的葡萄酒做對比，識別成分，找到風味發展的描述性語詞，由此生成的文本才能將其與更多其它葡萄酒清晰區分，這是一種訓練有素的上升到美學的感知體驗。

儘管日常生活中不必要這樣苛求，我們依然覺得氣味表達有相當的難度。科學家的解釋是，不同的氣味在嗅球中呈現出不同的嗅小體活動模式，這些模式起到虛擬「氣味圖像」(odor images)的作用，為區分氣味提供了依據，作用類似於視網膜圖像，與面部視覺圖像類似。我們擅長識別人臉，但很難用語言描述它，我們也很難描述和比較不同的氣味圖像。與我們通過視覺系統感知到的有意識圖像不同，嗅球中出現的氣味模式是無意識的，複雜且極度不規則(Shepherd 317)。

瑪吉德(Asifa Majid)和她的研究團隊提醒我們，嗅覺語言應該從「世界各地的人們如何在他們的日常環境中使用、掌控以及談論氣味」的角度來研究，與講印歐語系的人相比，某些文化族群擁有更精細的氣味詞彙，因而嗅覺抽象是可能的，人們可以善於談論氣味(Majid and Burenhult 267)。奧洛夫森(Jonas K. Olofsson)則有不同看法，認為詞彙源於豐富有意義的多感官體驗，最佳條件下，人們自是能夠輕鬆辨識氣味，但對氣味命名卻感覺出奇得困難 (Olofsson and Pierzchajlo 419)。瑪吉德和奧洛夫森的研究固然在結論上有分歧，不過他們都認同嗅覺語言需要回到文化語境。

那麼嗅覺語言可能本來就是無法被孤立切割的。感知氣味的過程，主觀的情感意念超出或者輕易就能掙脫出客觀的具體物象，有時物象退縮到近乎於被忽略。高友工對「意象」的表述是「心中、身中的感覺想像之間的一種心理活動，似乎是尚未成形，而其體現是要通過其他的媒體（包括語言）」（高友工 169）。他也指出，「意象可以包容各種感覺」（高友工 169-170），雖然他並沒有討論過嗅覺。看起來嗅覺意象確是內在的，也似乎是尚未成形。

尚未成形的嗅覺意象的溝通，需仰賴於感官一體聯動。嗅覺藝術的論據之一是由一個癡迷於感官的人物德塞森特(Jean des Esseintes)表達的，他出現在於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小說《逆流》中。這位神經衰弱的貴族藏匿於他昏暗的莊園別墅裏，以罕有的敏感創造「香味和聲」、「芳香詩歌」和「芳香管弦樂」，打發沒完沒了的頹廢光陰(Drobnick 2016: para. 1)。文中傳遞出對嗅覺藝術的肯定：

嗅覺可以使人體驗到跟聽覺享受和視覺享受一樣的感受，每一種感官都可能以一種天賦的傾向和一種博學的培養，體會到一些新的印象，使它們成倍增加，使它們彼此協調，由此構成一個整體，形成一部作品；總之，存在著一種能讓物體散發出飄逸香氣的藝術，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Huysmans 134)

嗅覺文本是極富詩性和創造力的領域，充滿活力與幻想。聯覺則會立即激發各種感官和情感模式，而且似乎遍及更高的神經水準，具有更強的概念維度。詩人德庫爾斯(Jean de Cours)在反思象徵主義與其現代主義後繼者的區別時，曾援引 *l'audition colorée* 一詞，這是聯覺的舊用法，他除了承認聯覺是一種強大的文學手段，還指出了閱讀詩歌的兩個不同層次——首先是對語言意義的理解，我們的智力將因此被「點亮」；不過他顯然優先考慮的是第二個方面，即聯覺意象的使用實現了對身體的更深入的表達，我們感受到了「詩歌的感覺」，這將導致我們的情感「加深」，從而超越心靈對語言的智力理解，使讀者處於一種類似詩人在寫作過程中的狀態(Silvers 381)。無獨有偶，民族學家兼詩人謝閣蘭(Victor Segalen)也曾將聯覺的心理學定義與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象徵主義詩人的某些文體手段相結合，這些詩人的作品在不同感官間建立起聯繫，其中包括波德萊爾(Charles P. Baudelaire)和韓波(Jean

N. A. Rimbaud)，由此發起了關於「聯覺的藝術價值」的討論(Jewanski et al. 275)。波德萊爾繼承了瑞典神祕主義哲學家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應和」(correspondence)的論點，「應和」強調的是各種感覺融合、交織所營造出來的整體氣氛。於斯曼借德塞森特多次對波德萊爾不吝讚美之詞——「在一個詩歌只用來描繪人與物表像的時代，這一位卻依靠一種肌肉豐滿的語言，成功表達了無法表達的東西」(Huysmans 161)。

與西方小說和詩歌相較，嗅覺文本在古代中國，以詩詞為代表，抽象出身、心、環境一體的綜合感受。篇幅所限，試舉一例以作對照。陶淵明《飲酒》其十七：「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蕭艾」是雜草，一陣清風吹過，幽蘭因風帶出的香氣使其從雜草中被辨識出來；浮動之暗香輕易難遇，需神定意閑，靜待清風挾香而至。梁簡文帝蕭綱將這一段微妙地用在自己《玄圃納涼》的詩作中：「螢翻競晚熟，蟲思引秋涼。鳴波如礙石，閤草別蘭香」。詩人描畫出暑熱的夜晚，聲音和氣味呈現出幽暗中目力所不能企及的東西，包括溪流中的石塊，和隱藏在茂盛草木中的香蘭（田曉菲 218）；一切皆是若有似無，多重感官的毛孔在濕熱難挨的夜晚完全張開，詩意的情緒溢出紙面，舒展出一段濃稠調子的影像的畫卷。個中境界，或可參由高友工之「心象」(mental state)予以概括——心象不是固定的「狀態」，是整個人和環境接觸而生的「感應」，是現實界之外創造的想象界（高友工 10）。錢謙益曾借「鼻觀」為批評術語納入文論，以通感模糊各個官能領域之界限，著重於整體氣韻進行綜合審美判斷。「鼻觀」這一美學概念的提出，反映出中國古典藝術很早就明了「藝術的感性事物涉及人類五官認識性的整個感覺」（陶禮天 47），我們沒有西方哲學看低嗅覺的歷史。

結 論

嗅覺之事似乎詭譎莫辨，迷霧重重，部分原因是人們尚未認識到所有相關工作機制。嗅覺機制大體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氣味的檢測識別、大腦的感知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個體對嗅覺感知的抽象思考，這一機制的養成是生命漫長演進的結果。文章從莊書中著名的渾沌寓言入手，藉此探尋嗅覺的哲學本源，又接續從三方面形塑更清晰的嗅覺意象：「滲合」立足於身體和生命系統，從嗅覺機理解讀氣味感知的越界；「流變」聚焦於嗅覺環境的時間

與空間，論述嗅覺的現象學意義；「感通」討論嗅覺的整全體驗，指向感官互通的源頭。

嗅覺的神祕並未妨礙氣味成為文學家、藝術家們日益重視的創作媒介，他們敏感而富於意象能力，是韓波(Arthur Rimbaud)筆下所謂的「通靈人」(voyant)，^[4]比科學研究更早介入這一領域，這符合嗅覺關乎直覺和潛意識的神經基礎。文章進一步將嗅覺藝術作品的語言進行分類：敘事性、思辨性和意象性。敘事性的嗅覺藝術是情境化的，引領觀眾穿越現實域界，進入主觀的超現實，釋放氣味入侵性的影響力；思辨性是解釋性的，旨在激發公眾對現實反思，發微探隱複雜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廣泛議題；意象性探討的是嗅覺美學，強調五感的綜合，身、心、環境的感通共融。

文章入手莊書，交織科學，抵達藝術的研究通路，是跨學科的嘗試。受益於吳光明先生「身體思維」概念的指引，文章在解讀莊書「渾沌鑿竅而死」的寓言時，將身體感帶入其中。這則寓言傳遞出涉及身體的幾個重要訊息，除了與感官相關的孔竅演化、孔竅之間的不可分割性，更呈現出生命最初的呼吸（能量交換）意象，一種樸素的生命科學，同時也是美學的。吳光明先生亦提出應以哲理的角度看莊書，以現象學詮釋學上的細心洞察關照，提示莊書哲思的世界，又說莊書奪魂迷人的地方是，用放曠的謬論及曖昧的隱喻來惹喚讀者的省思熟慮，要求讀者參入相纏（吳光明 18）。「渾沌的嗅覺」一文正是這種「參入相纏」的結果。

註釋

1. 二〇〇四年，阿克塞爾(Richard Axel)和巴克(Linda B. Buck)因為氣味受體的發現及對嗅覺系統組織方式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 受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Vitruvius)的著作啟發，李奧納多·達·文西曾繪製了一個裸體男子處於兩個幾何形狀內：以腹股溝為中心的正方形和以肚臍為中心的圓圈，對應身體四肢的不同狀態。
3. 斯蒂格勒思考技術的悲劇，把作為災難的意外肯定為必然來克服，他稱這種意外為「準原因」。
4. 韓波於一八七一年的書信中宣稱，真正的詩人必須是通靈人，經過長期的、巨大的、有意識的全部感官的錯軌，從束縛中解放自己。

徵引文獻

- Almagor, Uri (1990) "Odors and Private Language: Observation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cent." *Human Studies* 13.3: 253-274.
- Barwich, Ann-Sophie (2017) "Up the Nose of the Beholder? Aesthetic Perception in Olfaction as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vol. 47 (Dec.): 157-165.
- Barwich, Ann-Sophie (2018) "Measuring the World: Olfaction as a Process Model of Perception." Daniel J. Nicholson and John Dupré (eds.): *Everything Flows: Towards a Processual Philosophy of B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7-356.
- Barwich, Ann-Sophie and Barry C. Smith (2022) "From Molecules to Perceptio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f Smell." *Philosophy Compass* 17.11: e12883.
- Batty, Clare (2010) "A Representational Account of Olfactory Experi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0.4: 511-538.
- Berghaus, Günter (1993) "Dance and the Futurist Woman: The Work of Valentine de Saint-Point (1875-1953)." *Dance Research* 11.2 (Autumn): 27-42.
- Buck, Linda B. (2005) "Unraveling the Sense of Smell." Tore Frängsmyr (ed.): *Les Prix Nobel. The Nobel Prizes 2004* (Stockholm: Nobel Foundation), 267-283.
- Cartwright, Nancy, and Robin Le Poidevin (1991) "Fables and model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s. 65: 55-82.
- de Cuperre, Peter (2021) "The Complexity of Olfactory Art: The Use of Scent as Concept and Context in the Work of Art." *Amfiteater: Journal of Performing Arts Theory* 9.2: 69-84.
- Deleuze, Gilles [吉爾·德勒茲] (2021) 《尼采與哲學》[1962]。王紹中(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
- Drobnick, Jim (2002) "Clara Ursitti: Scents of a Woman." *The Senses spec. issue of Tessera*, vol. 32 (Summer): 85-97.
- Drobnick, Jim (2016) "The Olfactory Turn in Visual Art." *Elodie Pong: Paradise Paradoxe*. English edition (Zurich: Edition Patrick Frey and Helmhaus Zürich), 16-22. *Roots-Routes* (<https://www.roots-routes.org/the-olfactory-turn-in-visual-art-by-jim-drobnick/>).
- Drobnick, Jim and Jennifer Fisher (2008) "Odor Limits." *The Senses and Society* 3.3: 349-60.

- Eco, Umberto [翁貝托·艾柯] (編著) (2011) 《美的歷史》 [2004]。Girolamo de Michele (共同編著); 彭淮棟 (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 Eells, Emily (2017) “Proust, Nabokov and ‘the Language of Rainbows.’” Yannicke Chupin, Agnès Edel-Roy, Monica Manolescu, and Lara Delage-Toriel (eds.): *Vladimir Nabokov et la France* (Strasbourg: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
- Elberfeld, Rolf (2003) “Sensory Dimensions i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 Media and Technology.” Peter D. Hershock, Marietta Stepaniants, and Roger T. Ames (eds):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Values: On the Edge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78-490.
- Ford, Jeffrey [傑弗里·福特](2004) 〈冰淇淋王國〉。江陵風 (譯)。《科幻世界譯文版》 no. 5: 137-149。
- Fornazzari, Luis, Melissa Leggieri, Tom A. Schweizer, Raul L. Arizaga, Ricardo F. Allegri, and Corinne E. Fischer (2018) “Hyper Memory, Synaesthesia, Savants Luria and Borges Revisited.” *Dementia and Neuropsychologia*, 12.2: 101-104.
- 高友工(2016) 《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
- Georgsdorf, Wolfgang (2016) “Wolfgang Georgsdorf: Whoever Doesn’t Want to Hear, Can Smell.” Interview by Kora Annika Böndgen. *CCB Magazine*, 21 March, Creative City Berlin (<https://www.creative-city-berlin.de/en/ccb-magazine/2016/3/21/wolfgang-georgsdorf-interview-2019/>).
- Georgsdorf, Wolfgang (2018) “A Symphony of Smells: An Interview with Wolfgang Georgsdorf.” Interview by Samuel Staples. *Berlin Art Link*, 10 July, (<https://www.berlinartlink.com/2018/07/10/a-symphony-of-smells-an-interview-with-wolfgang-georgsdorf/>).
- Girardot, Norman J. (1978) “‘Returning to the Beginning’ and the Arts of Mr. Hun-Tun in the *Chuang Tzu*.”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5.1 (Mar.): 21-69.
- Gotti, Roberto (2022) “The Dynamic Sphere: Thesis on the Third State of the Vitruvian Man.” Hing Chao, Daniel Jaquet, Loretta Kim (eds.): *Marti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Martial Arts in Europe and Asia: A Multi-Perspective View on Sword Cultur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93-147.
- Henshaw, Victoria, Kate McLean, Dominic Medway, Chris Perkins, Gary Warnaby (eds.) (2018) *Designing with Smell: Practices, Techniqu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Routledge).

- Hoover, Kara C. (2010) "Smell with Inspiration: The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Olf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43.S51: 63-74.
- Howes, David (2014) "El creciente campo de los Estudios Sensoriales" (The Expanding Field of Sensory Studies).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Estudios sobre Cuerpos, Emociones y Sociedad* 15.6 (Aug.-Nov.): 10-26.
- 徐旋[Hsu Hsuan L.] (2019) "Boris Raux, Olfactory Narcissism, and Environmental Risk." *The Senses and Society* 14.1 (Mar.): 15-30.
- 黃文宏(2011)〈論日本現代哲學中的「感性論」傾向：以中村雄二郎的「共通感覺」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no. 75 (Nov.): 217-241。
- 許煜(2022)《藝術與宇宙技術》。蘇子滢(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Huysmans, Joris-Karl [於斯曼] (2016)《逆流》[1884]。余中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Irvine, Susan (2018) "Meet 'Nasalnaut' Sissel Tolaas." *Financial Times*, 11 May, FT Group (<https://www.ft.com/content/5ac28a4c-3be1-11e8-bcc8-cebcb81f1f90>).
- Jewanski, Jörg, Julia Simner, Sean A. Day, Nicolas Rothen and Jamie Ward (2020)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ynesthes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Reveal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Its Nam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29.3: 259-285.
- Jullien, François [朱利安] (2021)《美，這奇特的理念》。高楓楓(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
- Katrib, Ruba (2017) "Molecular Sculpture." *Art in America*, 22 Aug. ARTnews (<https://www.artnews.com/art-in-america/features/molecular-sculpture-63289/>).
- Keller, Andreas (2016) *Philosophy of Olfactory Perception* (Berlin: Palgrave Macmillan).
- Kirchhoff, Meadham, and Sissel Tolaas (2013) "Meadham Kirchhoff vs Sissel Tolaas: The Rebellious Design Duo Go Head to Head with the Eccentric Scent Provocateur." Interview by Isabella Burley. *DAZED*, 17 Sept., Dazed Media (<https://www.dazeddigital.com/fashion/article/17159/1/meadham-kirchhoff-vs-sissel-tolaas>).
- Knöferle, Klemens and Charles Spence (2012) "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Sounds and Tastes."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19.6: 1-15.
- 賴錫三(2010)〈從《老子》的道體隱喻到《莊子》的體道敘事：由本雅明的說書人詮釋莊周的寓言哲學〉。《清華學報》40.1 (Mar.): 67-111。

- 賴錫三(2015)〈《老子》的渾沌思維與倫理關懷〉。《臺大中文學報》no. 49 (Jun.): 1-42。
- Majid, Asifa, and Niclas Burenhult (2014) “Odors Are Expressible in Language, as Long as You Speak the Right Language.” *Cognition* 130.2 (Feb.): 266-270.
- Moeller, Hans-Georg, and Paul J. D’Ambrosio [漢斯-格奧爾格·梅勒、德安博] (2019)《游心之路》[2017]。郭鼎璋(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Morse, Margaret (2000) “Burnt Offerings: Body Odors and the Olfactory Arts in Digital Culture.” ISEA2000: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 ART 3000: Art et nouveaux médias, 7-10 Dec., Paris. *ISEA Symposium Archives* (<https://isea-archives.siggraph.org/presentation/burnt-offerings-body-odors-and-the-olfactory-arts-in-digital-culture/>).
- Olofsson, Jonas K., and Stephen Pierzchajlo (2021) “Olfactory Language: Context Is Everyth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5.6 (Jun.): 419-420.
- Raux, Boris (2014) “Introducing Odour in a Work of Art: A Prelude to the Sharing of Hand-in-Hand Self-Narratives So as to Re-Act the Beginnings of a New Socio-Construction with the Others.” 22 Apr. MA Art & Science, Central Saint Martins, student paper).
- Rindisbacher, Hans J. (2015) “What’s This Smell? Shifting Worlds of Olfactory Perception.” *KulturPoetik: Journal for Cultural Poetics* 15.1 (Mar.): 70-104.
- Shepherd, Gordon M. (2006) “Smell Images and the Flavour System in the Human Brain.” *Nature*, vol. 444 (Nov.): 316-321.
- Shinohara Motoaki [篠原資明] (2001)《埃柯：符號的時空》(1999)。徐明岳、俞宜國(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現代思想的冒險家們。
- Silvers, Lauren (2014) “Beyond the Senses: The Cenesthetic Poetics of French Symbolism.” *Modern Philology* 112.2: 381-404.
- 陶禮天(1991)〈鼻觀說：嗅覺審美鑒賞論〉。《文藝研究》no. 1: 39-47。
-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其十七〉。《陶淵明集》，第三卷。〔欽定四庫全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51459>)。
- 田曉菲(2010)《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 218。
- van Campen, Cretien (2009) “The Hidden Sense: On Becoming Aware of Synesthesia.” *Revista Digital de Tecnologias Cognitivas*, no. 1: 1-13.
- 吳光明(2015)《莊子》。第二版。傅偉勳、韋政通(主編)(臺北:東大), 18, 133, 149, 165, 197。

- 蕭綱〈玄圃納涼詩〉《藝文類聚》，第五卷。《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text.pl?node=540651&if=gb>)。
- 葉舒憲(1997)《《莊子》的文化解析》(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 Young, Benjamin D. (2020) “Perceiving Smellsapes.”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01.2: 203-223.
- 余英時(2014)《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新北:聯經), 83。
- Yukawa Hideki [湯川秀樹](1987)《創造力和直覺:一個物理學家對於東西方的考察》。周林東(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鄭鈞璋(2016)《《莊子》知識論研究》(新北:索引數位)。
- 鍾泰(2002)《《莊子》發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莊舟(2020)〈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與中國思想〉。《客觀日本:日本科學研究創新信息平臺》, 13 May, 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科學技術振興機構
(https://www.keguanjp.com/kgjp_shehui/kgjp_sh_bestseller/pt20200513000002.html)。
- Zimmer, Carl (2013) “The Smell of Evolu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11 De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science/article/the-smell-of-evolution>).

WORKS CITED

- Almagor, Uri (1990) “Odors and Private Language: Observation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cent.” *Human Studies* 13.3: 253-274.
- Barwich, Ann-Sophie (2017) “Up the Nose of the Beholder? Aesthetic Perception in Olfaction as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vol. 47 (Dec.): 157-165.
- Barwich, Ann-Sophie (2018) “Measuring the World: Olfaction as a Process Model of Perception.” Daniel J. Nicholson and John Dupré (eds.): *Everything Flows: Towards a Processual Philosophy of B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7-356.
- Barwich, Ann-Sophie and Barry C. Smith (2022) “From Molecules to Perceptio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f Smell.” *Philosophy Compass* 17.11: e12883.
- Batty, Clare (2010) “A Representational Account of Olfactory Experi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0.4: 511-538.
- Berghaus, Günter (1993) “Dance and the Futurist Woman: The Work of Valentine de Saint-Point (1875-1953).” *Dance Research* 11.2 (Autumn): 27-42.

- Buck, Linda B. (2005) "Unraveling the Sense of Smell." Tore Frängsmyr (ed.): *Les Prix Nobel. The Nobel Prizes 2004* (Stockholm: Nobel Foundation), 267-283.
- Cartwright, Nancy, and Robin Le Poidevin (1991) "Fables and model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s. 65: 55-82.
- de Cuperre, Peter (2021) "The Complexity of Olfactory Art: The Use of Scent as Concept and Context in the Work of Art." *Amfiteater: Journal of Performing Arts Theory* 9.2: 69-84.
- Deleuze, Gilles (2021) *Nicai yu zhexu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1962]. Trans. Shao-Zhong Wang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Drobnick, Jim (2002) "Clara Ursitti: Scents of a Woman." *The Senses* spec. issue of *Tessera*, vol. 32 (Summer): 85-97.
- Drobnick, Jim (2016) "The Olfactory Turn in Visual Art." *Elodie Pong: Paradise Paradoxe*. English edition (Zurich: Edition Patrick Frey and Helmhaus Zürich), 16-22. *Roots-Routes* (<https://www.roots-routes.org/the-olfactory-turn-in-visual-art-by-jim-drobnick/>).
- Drobnick, Jim and Jennifer Fisher (2008) "Odor Limits." *The Senses and Society* 3.3: 349-60.
- Eco, Umberto (eds.) (2011) *Mei di lishi [History of Beauty]* [2004]. Co-edited with Girolamo de Michele; trans. Huai-Dong Pe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 Eells, Emily (2017) "Proust, Nabokov and 'the Language of Rainbows.'" Yannicke Chupin, Agnès Edel-Roy, Monica Manolescu, and Lara Delage-Toriel (eds.): *Vladimir Nabokov et la France* (Strasbourg: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
- Elberfeld, Rolf (2003) "Sensory Dimensions i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 Media and Technology." Peter D. Hershock, Marietta Stepaniants, and Roger T. Ames (eds):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Values: On the Edge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78-490.
- Ford, Jeffrey (2004) *Bingqilin wangguo (The Empire of Ice Cream)*. Trans. Ling-Feng Jiang. *Science Fiction World (Translation Version)*, no. 5: 137-149.
- Fornazzari, Luis, Melissa Leggieri, Tom A. Schweizer, Raul L. Arizaga, Ricardo F. Allegrì, and Corinne E. Fischer (2018) "Hyper Memory, Synaesthesia, Savants Luria and Borges Revisited." *Dementia and Neuropsychologia*, 12.2: 101-104.
- Gao You-Gong (2016) *Zhongguo meidian yu wenxue yanjiu lunji [Chinese Lyric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Georgsdorf, Wolfgang (2016) "Wolfgang Georgsdorf: Whoever Doesn't Want to Hear, Can Smell." Interview by Kora Annika Böndgen. *CCB Magazine*, 21 March, Creative City Berlin (<https://www.creative-city-berlin.de/en/ccb-magazine/2016/3/21/wolfgang-georgsdorf-interview-2019/>).

- Georgsdorf, Wolfgang (2018) “A Symphony of Smells: An Interview with Wolfgang Georgsdorf.” Interview by Samuel Staples. *Berlin Art Link*, 10 July, (<https://www.berlinartlink.com/2018/07/10/a-symphony-of-smells-an-interview-with-wolfgang-georgsdorf/>).
- Girardot, Norman J. (1978) “‘Returning to the Beginning’ and the Arts of Mr. Hun-Tun in the *Chuang Tzu*.”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5.1 (Mar.): 21-69.
- Gotti, Roberto (2022) “The Dynamic Sphere: Thesis on the Third State of the Vitruvian Man.” Hing Chao, Daniel Jaquet, Loretta Kim (eds.): *Marti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Martial Arts in Europe and Asia: A Multi-Perspective View on Sword Cultur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93-147.
- Hayakawa Taiki (2018) “Shiren zhi xiujue: Cong Ting-Jian Huang bixia de xiang tanqi” [Poet’s Sense of Smell: Talking about the ‘Incense’ in Ting-Jian Huang’s Works]. Liang Sun (ed.): *Xiangzhi. Xiangsheng Ting-Jian Huang [Incense Chronicles. Incense Saint Ting-Jian Huang]* (Pe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47-68.
- Henshaw, Victoria, Kate McLean, Dominic Medway, Chris Perkins, Gary Warnaby (eds.) (2018) *Designing with Smell: Practices, Techniqu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Routledge).
- Hoover, Kara C. (2010) “Smell with Inspiration: The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Olf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43.S51: 63-74.
- Howes, David (2014) “El creciente campo de los Estudios Sensoriales” (The Expanding Field of Sensory Studies).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Estudios sobre Cuerpos, Emociones y Sociedad* 15.6 (Aug.-Nov.): 10-26.
- Hsu Hsuan L. (2019) “Boris Raux, Olfactory Narcissism, and Environmental Risk.” *The Senses and Society* 14.1 (Mar.): 15-30.
- Huang Wen-Hong (2011) “Lun Riben xiandai zhexue zhongdi ‘gan xing lun’ qing xiang: Yi Zhongcun Xiongerlang de ‘gongtong ganjue’ wei” [On the Aesthetical Inclin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Philosophy: An Explication according to Nakamura Yujiro’s Theory of Common Sense]. *Humanitas Taiwanica*, no. 75 (Nov.): 217-241.
- Hui Yuk (2022) *Yishu yu yuzhou jishu (Art and Cosmotechnics)* [2020]. Trans. Zi-Ying S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Huysmans, Joris-Karl (2016) *Ni liu [Against Nature][1884]*. Trans. Zhong-Xian Y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Irvine, Susan (2018) “Meet ‘Nasalnaut’ Sissel Tolaas.” *Financial Times*, 11 May, FT Group (<https://www.ft.com/content/5ac28a4c-3be1-11e8-bcc8-cebcb81f1f90>).
- Jewanski, Jörg, Julia Simner, Sean A. Day, Nicolas Rothen and Jamie Ward (2020)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ynesthes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Reveal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Its Nam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29.3: 259-285.

- Jullien, François (2021) *Mei, zhe qite de li nian* [*This Strange Idea of the Beautiful*][2010]. Trans. Gao Feng-F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
- Katrib, Ruba (2017) "Molecular Sculpture." *Art in America*, 22 Aug. ARTnews (<https://www.artnews.com/art-in-america/features/molecular-sculpture-63289/>).
- Keller, Andreas (2016) *Philosophy of Olfactory Perception* (Berlin: Palgrave Macmillan).
- Kirchhoff, Meadham, and Sissel Tolaas (2013) "Meadham Kirchhoff vs Sissel Tolaas: The Rebellious Design Duo Go Head to Head with the Eccentric Scent Provocateur." Interview by Isabella Burley. *DAZED*, 17 Sept., Dazed Media (<https://www.dazeddigital.com/fashion/article/17159/1/meadham-kirchhoff-vs-sissel-tolaas>).
- Knöferle, Klemens and Charles Spence (2012) "Crossmod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Sounds and Tastes."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19.6: 1-15.
- Lai Xi-San (2010) "Cong Laozi de daoti yinyu dao Zhuangzi de tidao xushi: You Benyaming de shuoshuren quanshi Zhuangzhou de yuyan zhexue" [From the Metaphor of the Laozi to the Narrative of the Zhuangzi: Zhuangzi's Narrative Philosophy and Walter Benjamin's View].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0.1 (Mar.): 67-111.
- Lai Xi-San (2015) "Laozi de hundun siwei yu lunli guanhuai" [The Chaos and Ethical Concerns in the Laozi].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49 (Jun.): 1-42.
- Majid, Asifa, and Niclas Burenhult (2014) "Odors Are Expressible in Language, as Long as You Speak the Right Language." *Cognition* 130.2 (Feb.): 266-270.
- Moeller, Hans-Georg, and Paul J. D'Ambrosio (2019) *Youxin zhi lu* (*Genuine Pretending: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Zhuangzi*) [2017]. Trans. Ding-Wei Guo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 Morse, Margaret (2000) "Burnt Offerings: Body Odors and the Olfactory Arts in Digital Culture." ISEA2000: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 ART 3000: Art et nouveaux médias, 7-10 Dec., Paris. *ISEA Symposium Archives* (<https://isea-archives.siggraph.org/presentation/burnt-offerings-body-odors-and-the-olfactory-arts-in-digital-culture/>).
- Olofsson, Jonas K., and Stephen Pierzchajlo (2021) "Olfactory Language: Context Is Everyth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5.6 (Jun.): 419-420.
- Raux, Boris (2014) "Introducing Odour in a Work of Art: A Prelude to the Sharing of Hand-in-Hand Self-Narratives So as to Re-Act the Beginnings of a New Socio-Construction with the Others." 22 Apr. MA Art & Science, Central Saint Martins, student paper).
- Rindisbacher, Hans J. (2015) "What's This Smell? Shifting Worlds of Olfactory Perception." *KulturPoetik: Journal for Cultural Poetics* 15.1 (Mar.): 70-104.

- Shepherd, Gorden M. (2006) "Smell Images and the Flavour System in the Human Brain." *Nature*, vol. 444 (Nov.): 316-321.
- Shinohara Motoaki (2001) *Aike: Fuhao de shikong* [*Eco: Adventurers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of Space-time Symbol*]. Trans. Ming-Yue Xu and Yi-Guo Yu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 Silvers, Lauren (2014) "Beyond the Senses: The Cenesthetic Poetics of French Symbolism." *Modern Philology* 112.2: 381-404.
- Tao Li-Tian (1991) "Biguanshuo: Xiujue shenmei jianshang lun" [Theory of Observances of the Nose: Theory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Smell].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no. 1: 39-47.
- Tao Yuan-Ming "Yin Jiu ershi shou qi shiqi." *Tao Yuan Ming Ji*, vol. 3. *Qinding Siku Quanshu. Chinese Text Project*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51459>).
- Tian Xiao-Fei (2010) *Fenghuo yu liuxing: Xiao Liang wangchao de wenxue yu wenhua*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2007]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18.
- van Campen, Cretien (2009) "The Hidden Sense: On Becoming Aware of Synesthesia." *Revista Digital de Tecnologias Cognitivas*, no. 1: 1-13.
- Wu Guang-Ming (2015) *Zhuangzi* (*Zhuangzi: World Philosopher at Play*) [1985]. 2nd ed. Eds. Wei-Xun Fu and Zheng-Tong Wei (Taipei: Grand East Book), 18, 133, 149, 165, 197.
- Xiao gang "Xuanpu naliang shi." *Yiwen leiju*, vol. 5. *Chinese Text Project* (<https://ctext.org/text.pl?node=540651&if=gb>).
- Ye Shu-Xian (1997) *Zhuangzi de wenhua jixi*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Zhuangzi*)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 Young, Benjamin D. (2020) "Perceiving Smellscapes."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01.2: 203-223.
- Yu Ying-Shi (2014) *Lun tianren zhiji: Zhongguo gudai sixiang qi yuan shitan* [*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Ancient Thought*] (Xinbei: Linking Publishing), 83.
- Yukawa Hideki (1987) *Chuangzaoli he zhijue: Yige wuli xuejia duiyu dongxi fang de kaocha* [*Creativity and Intuition: A Physicist Looks at East and West*]. Trans. Lin-Dong Zhou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Zeng Jin-Kun (2008) "Zhuangzi dui shenghuo shijie de xianxiang xue miaoshu" [Zhuangzi's Description towards the Phenomena of the Living World]. *Chung Hu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9 (Sept.): 142-162.
- Zheng Jun-Wei (2016) *Zhuangzi zhishilun yanjiu* (*A Study on the Epistemology of Zhuangzi*) (Xinbei: Index Digital Publishing).
- Zhong Tai (2002) *Zhuangzi fawei* (*Ideology of Zhuangz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Zhuang Zhou (2020) “Wanwu you chengli er bushuo, Riben Nuobeier jiang huodezhe yu Zhongguo sixiang” [Everything Has a Reason without Saying It, Japanese Nobel Prize Winners and Chinese Thought]. *Objective Japan: Japa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13 May,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https://www.keguanjp.com/kgjp_shehui/kgjp_sh_bestseller/pt20200513000002.html).
- Zimmer, Carl (2013) “The Smell of Evolu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11 De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science/article/the-smell-of-evolution>).

Chaos (Hun-tun) and the Sense of Smell

The Language of Olfactory Arts

ZHANG Xian

Jiangnan University

ABSTRACT

Smell is an involuntary, ubiquitous sensation. From an evolutionary standpoint, the sense of smell, as one of the oldest senses, plays a decisive role to help life survive and thrive. The complex olfactory system has the striking ability to elicit powerful emotions, feelings, and memories, thereby impa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What's more, olfaction is generally not only a physiochemical process, it is also shaped by diverse cultural context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For the past decade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is often-overlooked sense. In the meantime, there has been a flourishing of the use of smell in a wide variety of arts. Many olfactory art works challenge people in a provocative way, thus arise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about the essence of the uncertain and invisible medium. Crossing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lines, this paper firstly interprets the myth and meaning of the story of Hun-tun (Chaos) in the *Zhuangzi*, and Hun-tun here is regarded as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smell. Secondly, referring to the study of olfactory system and language, the paper summariz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Hun-tun aesthetics, including diffusion, fluidity, and correspondence. Accordingly, olfactory art work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rrativity, speculation and imagery. Narrativity denotes the process how odors drive the perception physiolog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speculation connotes metaphors that are carried by odors for society, culture, politics, ecology etc.; imagery indicates the embodied poetics that is triggered by smell.

KEYWORDS: smell, the sense of smell, Hun-tun, *Zhuangzi*, olfactory art